

●长篇小说选载

# 夏姬传(八)

■柳岸

## 第三十三章 夏征舒怒弑淫君侯

陈侯平国知夏征舒虽将门之后，射技精湛，终归没有战功，此时封为司马，实难服众。于是，陈侯平国便嘱咐夏征舒整顿军马，他将择日在夏台阅兵。

夏征舒虽然对司马之职不太渴求，但是既然君主恩典，亦应认真履职。他带着将士，驻扎夏日亭前的夏台之上，早晚训练，不顾烈日炎炎，汗湿盔甲。有些身子弱的，便晕倒在训练场上。夏征舒虽然年轻，倒是个带兵的好手，知道安抚士卒。士卒虽然辛苦，知道是君主亲自阅兵，司马亦同他们一起训练，同苦同乐，士气自然高昂。

终于到了阅兵当日，夏征舒在夏台上训练士卒，列阵整齐，单等陈侯到来。虽然时值季秋，蝉还在拼尽力气做最后的嘶鸣，阳光滤尽潮气，只剩下呼啦啦的燥热。将士身穿甲胄，早已汗如水下。本来约定巳时，现在已经过了午时，仍旧不见君主驾临校场。夏征舒只好亲自去株林庄园里奏请陈侯。

陈侯平国自嘱夏征舒训练兵卒，便与孔宁、仪行父三人常住株林，说是亲督军士演练备战。其实，并未真正亲临训练校场，只住在夏氏庄园里，与夏姬寻欢作乐。

自晋联军从扈地撤去，楚军伐郑又被晋救，楚军估计正在厉兵秣马，再度讨伐郑国。陈国倒也暂无战事，所以陈侯平国便以督军为名，逍遥在株林。

阅兵这一天，陈侯平国上午在庄园的后花园中游玩，中午夏姬嘱膳夫略备薄酒，款待陈侯、孔宁、仪行父一行。用过午膳，四人便同去了夏姬的寝室，带着酒兴自然是一番戏谑。

夏征舒急匆匆赶往株林，下人说陈侯正在夏姬房中。夏征舒羞怒在心，强忍怒火敲门。出来了的是仪行父，他说：“哦，司马怎么回来了？”

这时房中传来了夏姬的声音，问道：“何人吵闹？还不退去。”原来夏姬并没有想到是夏征舒，以为是她府里的下人。

夏征舒垂首对仪行父说：“将士集结已毕，请君主检阅。”仪行父说：“司马少候，待行父回

禀君主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仪行父回来说：“司马先行过去，君主随后就到。”夏征舒转身走了。

秋蝉嘶鸣仍在继续，将士们汗透盔甲，不敢用膳，早已饥肠辘辘。日晷已经到了未时，陈侯平国在孔宁和仪行父的簇拥下，才姗姗而来。

陈侯平国酒意醺醺，在夏台上站立不稳，幸有孔宁和仪行父二人左右搀扶，才勉强立住。

陈侯平国刚刚站稳，夏征舒一声号令，军中鼓声骤响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天光暗淡。陈侯平国抬头看天，吓了一跳，酒也醒了。太阳不知何时已经消失，只剩下一个光环在天空。太阳竟然中空，变成一个光环，这也太恐怖了。虽然他也听说过日食，但这种诡异的天象出现，实在令人胆战心惊。也许是战事引起的天怨，他觉得应该停止演练。于是，他下令停止演练，阅兵到此结束。夏征舒传令士卒就地歇息，待日象复原再行演练。

陈侯平国和孔宁、仪行父又回到夏氏庄园。

当日晚上，夏征舒新封司马，为答谢君恩，他不得不在株林庄园设宴款待陈侯君臣一行。因为是夏征舒出面宴请，夏姬未敢再出席作陪，只得回到自己房中。陈侯平国因为阅兵时天生异象，也不敢太过放浪，只是觉得夏姬不陪，索然无味而已。

宴席铺就，夏征舒请他们君臣入席。酒至酣处，君臣三人恣肆放任，互相戏谑，毫无君臣礼节。夏征舒实在不堪忍受，只好借故离席。本来，这君臣三人觉得夏征舒在此有些碍事，夏征舒倒也知趣，自动离席，三人便更加放肆了。

夏征舒离开，退入屏后，想听他们三人说些什么。

谁知陈侯平国望着离席的夏征舒，对仪行父说：“征舒身躯魁伟，相貌俊朗，倒也有些像仪爱卿，是不是仪卿生的啊？”

仪行父笑道：“哪里。征舒天庭饱满，两目炯炯，倒更像君主。一定是君主生的。”孔宁说：“君主与仪大夫都别争了。君主和仪大夫年纪小，生不出征舒。新司马的爹妈多，即便是夏姬自家也记不清了。”

仪行父说：“还是孔卿最清楚，夏氏孔氏是亲戚啊。难怪先司马孺人啥体己都和孔卿说了。君主也未必有孔卿这样的便利吧？”仪行父说完，意味深长地看了孔宁一眼，想必是故意要让陈侯拈酸吃醋的。

陈侯平国并未在意仪行父的言语，三人抚掌大笑。

夏征舒听罢此言，血涌脑门，两眼喷火，咬牙切齿，恼羞成怒。如此荒淫君臣，留他何用？真可谓“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”。夏征舒急从屏风后面退出，直奔母亲

的寝室，见母亲夏姬正在房中，并无言语，把门锁上。随后他一边遣快马前往夏台军营，下令全部将士火速赶往株林庄园集结，包围庄园，无论何人，不得随意出入，不得走漏一人。他一边集中随行军士，急围宴席厅堂，嘱咐手下，今日为国锄奸，不许走了昏君及孔、仪二贼。随行军士在阅兵时已经知晓陈侯昏庸，二卿奸佞，待夏征舒一声令下，发出喊应，刀戟箭弩，哗响一片，迅速朝宴席厅堂抄围过去。

陈侯平国、孔宁、仪行父还在那里调笑。忽然，孔宁脸色一变，说道：“刚刚夏征舒退席时神情有异，莫不是起了反心？”

陈侯平国说：“如何至于，征舒是孔卿的乘龙快婿，寡人又新封了司马，征舒不感主恩也罢，岂有谋逆之理？”

这时，只听到夏征舒喊道：“捉拿奸佞，一人不漏。”

远远地，三人看见夏征舒身着戎装，手持利刃，引着士卒，从大门口杀了进来。孔宁说：“不好了，夏征舒果然反了，已经引兵杀来。”

仪行父说：“前门肯定已经被堵死，快从后门逃走。”

陈侯平国自然走在前面，慌忙中，三人走散。陈侯平国不见了二卿，更是慌乱不已。还好，他是夏氏庄园中的熟客，道路房舍都很熟络。情急之下，他逃往夏姬寝室，想借夏姬保全生命。可是，夏姬寝室的门已经被锁上，夏姬被反锁在房中。他手抚冰冷的锁头，丝毫不动，更加慌张，只好又原路折回，向后院逃去。

夏征舒领兵冲到厅堂时，厅堂里已经不见了君臣三人。于是，他便朝后门赶去，出了后门，他一心只想捉拿陈侯平国，东冲西撞，不见陈侯踪影，正疑惑间，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人影，很像陈侯。于是，急速追赶过去。

陈侯平国见夏征舒追了过来，便向西北角的马厩跑去。他知道那马厩的后面有一矮墙，只要从那里翻过去，便有了生机。

夏征舒看到陈侯平国往马厩方向逃奔，便叫了一声：“昏君休走！看箭！”他拉弓射箭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并未射中。夏征舒箭法原本非常精湛，只是天黑心慌，箭镞虚飘，“嗖”一下从陈侯平国的耳畔穿过。夏征舒再拉弓箭，瞄准陈侯平国。陈侯平国已经吓得魂不附体，慌忙躲进了马厩中。

也许是天灭陈侯平国。马厩中的马群，见生人闯进，又听到了响动，便惊跳嘶鸣起来。一时间，整个马厩中，马鸣萧萧，此起彼伏，响彻云霄。马厩里群马嘶咬蹬踢，惊慌狂躁，混乱不已。陈侯平国怕死于马蹄之下，不敢再往里走，又从马厩中钻了出来。

这时，夏征舒已经走近。

陈侯平国惊慌地逃出马厩，已经魂飞魄散，还未走到门口，右脚绊住左脚，摔倒在地。一只马蹄向他踢过来，他急忙爬行躲开。爬出马厩门槛时，看到夏征舒已经张开了弓箭正对着他。于是，他便停了下来，跌坐在地，下意识地往后仰着身子，双手背后撑地，地上满是泥浆，那是马匹狂躁时的尿水。陈侯平国，对这一切丝毫没有感觉，只是浑身哆嗦地向夏征舒说：“爱卿……不要……司马……不要……”

